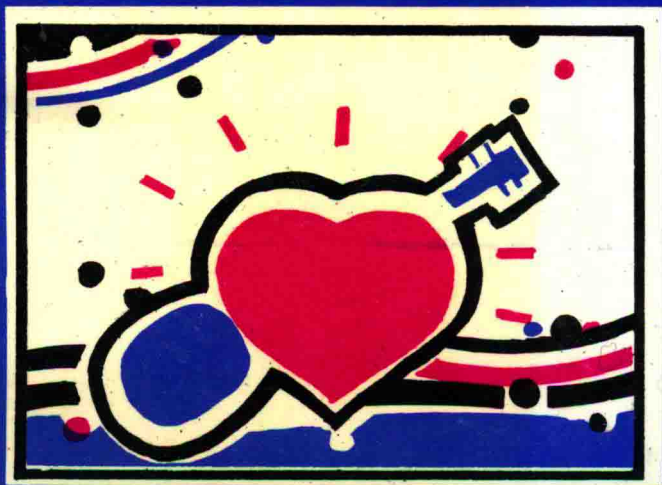


不熄的心灯

傅安辉 著



香港华夏文化出版社

不熄的心灯

傅安辉 著

香港华夏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魏丕植 辛子维

封面设计：张锦华



不熄的心灯

傅安辉 著

出版发行	香港华夏文化出版社
地 址	香港金钟统一中心 2016 室
电 话	(00852)28540811
印 刷 者	华夏文化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32 开 11.75 印张 270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1000
定 价	港币 14.10 圆 人民币 15.00 元

国际书号 ISBN962—450—20694122—5032



我用生命点燃一
盏心灯，给人生旅途增
添光明。

——题 记

1998年2月10日

序

新春伊始，老乡傅安辉上门来访，说上三两句后，捧出一迭厚厚的题为《不熄的心灯》的书稿，送到我手里，嘱我写上几句读后的话。

我与安辉虽为锦屏同乡，都在凯里工作，但平常却各忙各的，只在另一位同乡陆景川家有过一面之交。现在，突然要我这个弄过一点笔墨的年长者为他的大作写序，实在有些勉为其难。好在此前断断续续读过他的一些作品，偶尔看过有关评价其作品的文章，又为他的一片真情所打动，也就冒昧地允诺下来。

小傅土长土长在锦屏九寨这个侗族聚居的贫困山区。这里山高坡陡，耕地稀少，是个典型的过伐林区。有的地方林子砍光了，树根刨完了，连烧柴都成了大问题，群众生活自然很苦了。改革开放之后，县委、县政府把九寨作为扶贫开发的重点。十多年过去，这里的父老乡亲以自己万能的双手，把过伐的荒山秃岭，重新披上新装，实现了灭荒绿化，面貌有了较大改观。就是九寨这种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勤劳纯朴的

民间乡风，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源远流长的地方文化，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侗家儿女。特别叫人钦佩的是，九寨侗家还有一个优良传统，老一辈再苦再穷也要勒紧裤腰带，千方百计地盘自己的孩子上学读书。作为回报，九寨的确出了不少省内外高校乃至全国重点高校有所成就的大学毕业生。小傅就是其中的一个。

辑录在《不熄的心灯》中的一百多篇作品，分为“往事依稀”、“山水随想”、“文坛孔见”、“世风杂谈”等四个小辑，都是小傅自1981年以来十多年间所写的作品，不少篇目早已见诸刊物报端。浏览这些作品，有一个总的印象，就是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以情动人，夹叙夹议，不时闪耀着智慧的火花，给人以思想启迪和美的享受。

“往事依稀”从家庭这个细胞切入，描写人生，观照社会，内中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喜怒哀乐，酸甜苦辣，有如幽咽泉流，汨汨地溢淌在字里行间。

“山水随想”则忘情于名山秀水之中，笔触所至，不仅描摹自然风光，更重于穿过时空的隧道，去探寻那悠远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

“文坛孔见”呢，却又是一番意味，它以一种文学艺术的眼光，去关注和审视黔东南州内外古往今来的文坛状况。论文字，短则玲珑剔透，长则九曲回环；评作家，知人论事，心平气和；品作品，好处说好，差处说

差,无哗众取宠之心,有实事求是之意。旨在有所提倡,促进文艺创作的繁荣。

至于“世风杂谈”,便以杂文笔法,针对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纷繁的社会现象和浮泛躁动的世风,就近取材,说古道今,憎其所憎,爱其所爱,贬中有褒,褒中有贬,浇洒佳花,剔出杂草,体现了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常言说,文如其人,小傅是“足裹草鞋读完中小学”,“穿着解放鞋读完大学”,“换上皮鞋登上大学讲坛”的。他为人诚恳真挚,文风朴实自然。相信小傅在今后的笔耕中,定会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面世。

平时对小傅了解不多,又囿于时间苛刻,书稿也读得不细,写上这些,但愿不要出现“东墙而望,不见西墙”的笑话。

单洪根

1998年2月18日于雅香斋

注:此序曾发表于《黔东南日报》1998年3月8日第3版,后以“贴近生活,启人心智”为题刊载于贵州省文联主办的《今日文坛》1998年5月28日总第56期第2版)

目 录

序.....	单洪根(1)
--------	--------

往事依稀

二度复活.....	(3)
一缕青烟	(11)
悠悠的哀思	(21)
大姐的婚事	(26)
二嫂	(32)
都希引——石引人心	(35)
童年的甜藤粑	(42)
那一条乡间小路	(44)
吃野柿遇猴	(48)
解放鞋	(50)
我的遗憾,我的欣慰.....	(53)
带女朋友回家	(57)
沉甸甸的回忆	(66)
千秋功业话开端	(69)

请“毛主席”去我校	(72)
杨梅情思	(74)
杉树林抒情	(76)
洪峰挡不住, 毕竟渡江去	(78)
国庆节在北京拜访两位先生	(81)
一只电动青蛙	(84)
人间自有真情在	(88)
望星空	(90)
放飞画眉鸟	(92)
书生下海寻奥妙	(94)
深圳印象记	(96)
难忘一九九七	(99)

山水随想

苗岭主峰雷公山	(103)
巍巍香炉山	(113)
又穷又奇的月亮山	(118)
写意云台山	(123)
东西走廊 潯阳河	(125)
情系清水江	(134)
漂游杉木河	(143)
柑桔园	(145)
劝君春来多栽李	(147)
校园盛开秋芙蓉	(149)
凯里的“布达拉宫”	(152)

文坛孔见

中国现代作家与黔东南·····	(157)
古今黔东南文坛揽胜·····	(165)
把握人生,振兴文学	
——黔东南区域民族文学创作的思考·····	(173)
一个王昌龄,两个龙标县·····	(180)
明代炉山诗人孙应鳌·····	(182)
诗应当具有时代责任感	
——怀念田间先生·····	(184)
诗人·匕首·斧头·····	(186)
天柱侗族作家在崛起·····	(187)
老有所为办《故乡》·····	(189)
愿他几度夕阳红	
——读万增先生《情洒山乡》手稿前后·····	(191)
毕生辛勤画美景	
——记“民族百花”金牌奖获得者李万增·····	(193)
山城飞出的金凤凰	
——记《晚秋》词作者苏拉·····	(195)
乐坛新秀话苏拉	
——从散文到歌词创作·····	(197)
读杨卓光《玉米的记忆》·····	(199)
多彩的世界	
——杨卓光的散文品读·····	(201)
在杨光全的散文之宫张望·····	(207)

不负厚望的文艺新人·····	(216)
龙连荣其人其事·····	(218)
心系教育,情满校园	
——天柱民族中学第一任校长姚智同志印象记·····	(221)
走向世界的黔东南苗侗学者·····	(226)
泥土润育的风采	
——评《杉乡文学》的地方特色·····	(228)
《文艺天地》之反响·····	(242)
革命的镜子,艺术的奇葩	
——《中国革命之歌》观后·····	(246)
战争歌曲和平唱也要体现时代精神·····	(248)
诗坛一瞥·····	(250)
忠于原著,再现原著	
——我看电视剧《三国演义》·····	(252)
文学依然是靓女·····	(253)
干部要读点文学·····	(254)

世风杂谈

“同志们”渐渐离去·····	(257)
共和国的不惑之年·····	(259)
话说白痴皇帝与白做官及白当干部·····	(260)
张好古轶闻·····	(263)
六月开仓救万民	
——古代官吏平抑粮价观止·····	(264)

网中人与网外人·····	(266)
写给偏信者·····	(269)
蛇师当尊·····	(270)
古今师生情结·····	(271)
凯里追星族·····	(276)
人生风景线·····	(279)
做人,要有一点莲藕精神·····	(281)
难得清静·····	(282)
与书为友·····	(286)
名人之累·····	(287)
人生是考试·····	(288)
从乒乓球比赛想到的·····	(291)
现代化里有虎狼·····	(292)
断想五章·····	(294)
当代中国城市男人的“三从”·····	(296)
拐卖男子汉·····	(299)
观色写意·····	(301)
女人是太阳·····	(303)
难识小姐真面目·····	(304)
胖比瘦好·····	(305)
孔子重义也重利·····	(307)
钱与命·····	(309)
收礼与拒礼·····	(312)
话说“压岁钱”·····	(313)
瓷砖与童装·····	(315)
漫步凯里鸟市·····	(316)

树在侗族人民生活中的地位·····	(318)
故乡之恋·····	(320)
商场里的山村侗妇·····	(325)
九寨人的信仰食俗·····	(327)
九寨食俗琐谈·····	(332)

附录

民族文苑弄潮人

——记侗族作家傅安辉·····	杨卓光(341)
-----------------	----------

《九寨民俗——一个侗族社区的文化变迁》审读报告·····	
·····	潘年英(343)

变迁中的永恒

——评《九寨民俗——一个侗族社区的文化变迁》	
·····	启 岗(346)

不眠的高原心

——览傅安辉诗集《分行的心迹》·····	顾业才(348)
----------------------	----------

一曲乳香飘逸的分行

——读侗族诗人傅安辉诗集《分行的心迹》·····	
·····	吴定昌(351)

后记·····	(359)
---------	-------

往事依稀



1984 年与戴红媛游长城

二度复活

民国时候，我的父亲是一个肩挑小贩。在我们寨上，走得最远的要算是他。父亲曾经被国民党部队拉过夫，划船到长沙。又跟木材老板下过洞庭，走过武汉。但走得最多的，则是在湖南、广西和贵州三省的毗连地带来来往往做生意。

父亲见多识广，能摆很多故事和见闻。他对人说起靖州的乌梅，既个大又香甜，乌亮乌亮的，漫山遍野都是。当地人很大方，任你上树吃个够，不收一分钱。大家听了，就直冒口水。他说起富贵人家的小姐的美貌，穿金戴银的打扮，还有沿江码头上的浣纱女的娇态，旅馆里招待小姐的多情，寨上的男人们就如同见了想象中的仙女。他说出汉口的繁华，长沙元宵节灯会的多彩，洪江街市上的富有，听者又像是跟着他走进了人间天堂。而我父亲本人也有不少生动的故事，在寨子里算得上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

他年轻的时候，看中了我的母亲。可是，按照当地风俗，我的母亲在六岁时就已经被许给了她的亲戚家。母亲极不愿意，也没法摆脱那门亲事。在玩山坐夜的交往中，我的母亲很有意于我的父亲。当我父亲知道我母亲的情况后，就表明一定要设法娶她。而真要娶，那是要惹祸的。就是说，我的父亲就要被我母亲的亲戚家来打家劫舍，解一个夺妻之恨。可是，当我父亲宣布要娶我母亲后，母亲的那个未婚夫却并不带队来打杀，没有作出任何反

应。我的父亲就到母亲娘家去下了聘礼。娘家自然拒之门外。回来的路上，去下聘礼的人遇到了拦截，那个未婚夫只告诉了一句话：叫我父亲第二天到杀人坳去见他。

话传到家，爷爷听了就全身发抖，忙召集宗族里的人来商量对策。一个胆小的爷辈，劝着父亲不要娶，否则，那一宗族打杀进来如何得了！我父亲说：“大家不要怕，不会牵累到你们。明天我自有办法。”那些人得了一个台阶，赶紧顺着下去，等到第二天便四处逃散了。

我的父亲孤身一人，奔赴那让人毛骨悚然的杀人坳。为防不测，父亲的绑腿里插上了两把匕首。

我母亲的未婚夫早已恭候多时。仇人相见，格外眼红。他不等我父亲走近，劈头便说：“老弟，你没长眼睛，想在太岁头上动土吗？”我的父亲也不示弱地说：“老兄，我既想动土，今天还想摸摸老虎的尾巴！”父亲说完，以为对方要杀将过来，便做好迎接的准备。对方却站着不动，又发出话来：“你知道什么叫做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吗？”我父亲立即回击：“别说得那么难听，何人杀过令尊大人？那女的还未进你家门，你的妻何在？！”对方暴躁起来：“我不与你罗嗦，按老规矩，那女的是我的人。既然走到这一步，我俩就成了冤家对头。你看我俩是用武力了结，还是用财力了结？”我父亲一听就知道了对方的意图，这等于没事了。因为，对方原来想要钱。而钱对于我的父亲并不难。我父亲就告诉他：“随你选择！”对方接着说：“咱们都是这方土地上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我想都不要把事做绝。你给我一笔钱在众人中做个面子吧！”我父亲也就变得和气起来，对他说：“你开个价吧！”“五百块大洋！”“好！一言为定！”于是，两人走到一起。父亲要对方马上跟着去取钱，还答应派两个人护送他回家。对方看到父亲这么爽快，竟然不打折扣就答应支付巨额钱财，也就除去顾虑，跟着